

# 因孩子不像自己,男人吃了半年药

6

社会写真



曾鹏宇 著  
中国青年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她是国内最大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;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,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;背叛、欺骗、谎言……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;名人、明星、罪犯……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;这不是虚构编造,却是生活静默存在的真实;这不是八卦揭秘,而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;这是一幅映射中国社会血缘观念剧烈动荡的写实画卷。

[上期回顾]

一位40多岁的成功男人,因为要给孩子上户口,就带儿子去做亲子鉴定。而结果出人意料,他养了9年的儿子居然不是亲生的。他曾经的女友是陪酒女郎,两人同居后怀的孩子,但一直没有结婚,后来女友和他吵架跑了,孩子也没要,拿了一笔赔偿金就走了。

在中国人传统的夫妻关系中,男人通常是占有更主动的地位,要承担相对更重的责任,同时也要面对相对更大的压力。正因为如此,男人对亲子关系血缘关系的看重要远远超过女人。

林风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有一年夏天,华大方瑞忽然接到一个电话,是个男人打来的,说想给自己和儿子做个亲子鉴定,但希望工作人员能上门取样。一般亲子鉴定都是委托人亲自前往鉴定机构取样,如果遇到特殊情况,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上门取样。但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,必须要两位具备一定资质的工作人员同行,以避免取样过程中可能出现影响鉴定合法性和准确性的情况。

接到这桩委托后,邓亚军与另外一名同事一起驱车到了北京城区,按照委托电话上说的地址,在三环边上一个宾馆前停了下来。一个30多岁的男人已经等在那里。他国字脸,浓眉大眼,人长得孔武有力,说话嗓门不小,看上去应该是做生意的,手上戴了两枚很显眼的戒指,这就是林风。

和其他委托人一样,林风先是非常仔细地查验了华大方瑞的相关资质,还问邓亚军:“如果没有母亲,只有父亲和孩子,也能鉴定准确吗?”这其实是亲子鉴定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。个人委托进行的亲子鉴定,90%都来自父亲的申请。他们通常不愿意让女方知道自己带孩子做了亲子鉴定,所以很多人都是瞒着妻子,但又害怕因此影响鉴定的准确性。

通常情况下,鉴定机构是要求父母和孩子三方都提供鉴定样本的,但并不是说单亲鉴定就做不出准确结果。如果是一家三口进行亲子鉴定,鉴定中心都是单独将母亲和父亲的样本与孩子进行比对,分别计算亲权指数然后得出结论。这样其实是分别进行了母亲与孩子、父亲与孩子两个

独立的单亲亲子鉴定,因此没有母亲一方的样本,同样可以进行亲子鉴定。只不过多了母亲一方的样本,就多了一条验证父子关系的途径而已。

听了邓亚军的解释,林风点点头,把他们带到宾馆里的一个房间,取完自己的血样后,说孩子还有一段时间才放学,需要再等等。等待的过程中,双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。后来林风从包里拿出两个药瓶,取出几颗药服下。邓亚军扫了一眼那药瓶,发现那是抗抑郁的处方药。这让她很意外,问:“你怎么在吃这种药?”林风苦笑说:“是啊,想的事太多了。”他边说边指指自己的脑袋。

邓亚军说:“不会是因为……这事吧?”她指的是亲子鉴定。林风也没回避这个话题,叹了一口气,“对,就因为这事,压在心里好几年了,再不弄个清楚,我都害怕自己要疯掉,脑子里天天想的就是这事!所以在报纸上一看到你们这里可以做亲子鉴定的消息,就马上打了电话,唉,要早知道就好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,我儿子跟我长得特别不像。”林风掏出一支香烟点上,重重吸了一口,“孩子小的时候还好,等到孩子六七岁的时候,忽然就听见有人说他跟我长得不像,我开始还没在意,后来老有人说,越说我越怀疑。”

邓亚军明白了,她语气平缓地劝解说:“哪儿都有嚼舌头根子的人,如果你有把握,可以根本不用在意这种无聊的议论。”林风摇摇头,他深吸一口烟:“我跟爱人本来感情很好,但孩子跟我不像的确是事实。”他说着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照片,递给邓亚军。

这是一张三口之家的全家福,应该是这两年照的——里面的男人就是林风,他身旁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年女子,两人中间是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,应该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了。

一家三口都是笑意盈盈的,看上去非常美满的一个家庭。

从照片上看,孩子跟父亲的确不像——父亲是国字脸,孩子是瓜子脸,父亲浓眉大眼,孩子五官清秀,父亲皮肤黝黑,孩子却看上去十分白皙可爱。虽然不像父亲,但孩子跟母亲还是很像的。

林风皱着眉头说:“开始也就是外人说说,可有一年我父母从外地来北京看我们,有天我听老太太说,我孙子心细,完全不像他爸是个马大哈。你看,连我家老太太都觉得我俩不像!”邓亚军心想,这话也说明不了什么呀,就问:“那你没跟你爱人交流过?”

林风摇头:“这……怎么说。说实话,我跟我爱人感情特别好,所以这事我一直憋在心里,谁都没说。估计是憋久了,后来就觉得干什么都没有意思,整天脑子就像拧抹布一样。去看了大夫,说是抑郁症,吃这药都已经半年了,还没见好。”

因为不想让孩子母亲发现,也不能让孩子知道,林风才选择了宾馆这样一个看上去有点奇怪的见面地点。这时候放了学的孩子找来了。一进门,邓亚军就发现,这孩子长得比照片上的还秀气,跟林风看上去真的一点儿都不像。

虽然屋里有陌生人,但孩子并不怕生,叫了声“爸”就开始唧唧呱呱地跟林风说起学校的事。林风也不打断他,一直笑眯眯地听他说。看得出,父子俩感情极好。孩子讲完了,林风才对他轻声细语地说:“这位阿姨是医生,要给你做个体检,没事儿,很快就好。”孩子也没在意,邓亚军顺利地取了血液样本。

孩子先离开了,林风又觉得有点不放心,问邓亚军:“真的能做出准确结果?”邓亚军只能跟他说:“如果连DNA亲子鉴定都不准确,那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准确的鉴定方式了。”当

林风听到普通的鉴定结果要一周才能出来时,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急,“你们一定要尽快做出来,尽快告诉我!”跟林风告别后,车都开出去了,邓亚军回头一看,林风还站在路口没有离开。

因为加急委托,邓亚军和另外一位同事连续忙碌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鉴定结果出来了,邓亚军一看,父子俩所有已检测位点都能够对上,证明林风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

当天下午邓亚军就给林风打了个电话,刚响一声对方就接了,她告诉林风:“结果出来了,你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!”那边停顿了一下,又问了一遍:“你说什么?!”邓亚军又重复了一遍,就听见那边哈哈的一阵开怀大笑,笑过之后又有点不敢相信地问:“你们确定吧?”

这次轮到邓亚军笑了,林风的心思实在是太重了,没有鉴定的时候就因为听到别人的闲言碎语而心生疑虑,现在鉴定结果出来了又不敢相信。她说:“没错,孩子的确就是你的亲生骨肉,这不会有错。”林风再次大笑起来,已经不复先前心事重重、愁眉深锁的感觉。他对邓亚军说了很多声谢谢:“这下我再也不要什么抗抑郁药了。”

5年后的一天,邓亚军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,讲的是本市一个中学生参加国际比赛获奖,还有一张孩子的照片。尽管已经过了5年,但她还是一下就认出来了,照片中那个中学生就是当年他做过检测的小男孩,他不仅成绩优秀,而且发展得非常全面,还乐于助人。那个孩子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提到了他的父亲,“我爸特别理解我,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鼓励我,不管成功还是失败,所以我很感谢我爸爸!”

一个好孩子的背后,肯定有好的父母。邓亚军一直这么认为,所以这个意外的尾声让她开心了好几天。

# 小分队终于知道了所有的真相

完

惊悚悬疑



南派三叔 乾坤 著  
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六十多年前,十万中国远征军溃败怒江,胡康河谷尸首如山,那片土著口中的魔鬼居住地无人再敢接近。

只在隔年,一个绝密指令下达到新三十八师,一支特别分队不容打探、不容质疑、绝对服从,潜入野人山执行不知终点的任务。他们要去寻找什么?那片看似平常的丛林诱惑着他们、捕猎着他们?当他们历尽九死一生,所有行动推进到终点、真相揭晓的那一刹那,他们愕然发现,此前遭遇的种种震惊竟如此不值一提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小刀子发现自己身上也出现了和日本尸体身上相似的溃烂,接着其他几个队员也发现了这个迹象。于是赵半括带大家去问老J究竟是怎么回事,发现老J手上也出现了溃烂。在大家的逼问下,老J终于答应说出真相。

“烧伤?”土匪就笑,“没火怎么烧?你丫忽悠谁呢?”“我相信我用的词汇很贴切。”老J没理会他。

“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?”赵半括问道。老J踌躇了一下,说道:“Weapon.”“Weapon?武器?”土匪吃了一惊,老J点头道:“是的,新式武器。”看到他们吃惊,老J淡淡地说了句:“这种武器,不是谁说就造得出来的,我相信德国人造出这个样品,至少用了三年时间,即使以后技术成熟了,它的制造也同样会非常困难。”老J慢慢说道:“这是一种可以瞬间毁灭一座城市的炸弹,这一点都不夸张,它是科学发展后,一定会出现的奇迹。只不过我们几个国家都没想到,德国会走在前面。”

大家看老J说到了重点,也都安静下来等着。老J喘了口气,继续说道:“一个新事物的产生,必然有一个成熟的过程。德国科学家们为希特勒制造了两个这种炸弹,却违背了这种过程,没有做前期实验,直接用在了战争里。很幸运,第一个被扔到斯大林格勒,没有爆炸。第二个在同一时间被飞机带到了这里,却在路上坠毁了。我们从日本人那里截获到情报,才有了最初那支美国小分队的任务。但我们完全没想到野人山是那么危险,所以才找到你们远征军帮忙。但是,你们都遇到了那辆德国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用于丛林作战的特别坦克。当时德国人为保险,在炸弹上安装了一只装着资料和信号装置的盒子,就是你们从林子里带回的那只,盒子被德国人安装了可以追踪的信号器,听到信号后坦克就能进行追踪,就是那个家伙,给我们的美国小分队和你们的小分队带来了大麻烦。”

赵半括这才知道那辆奇怪的坦克果然是德国制造的,觉得有些后怕,也明白了美国小分队为什么会全军覆没。小刀子听到这里问道:“就算

事情是这样的,但那只盒子是怎么回事,为什么我们第一次的密码没用?”

老J想了想,慢慢道:“那些密码,你们第一次以为,是用在盒子上的,又发现少了一位,这不是你们的问题,是我们军部的问题。因为我们之前以为,盒子和炸弹并没有被分开,盒子上的九位密码,和炸弹上的第十位密码还连接着。我们没有想到,当时盒子和炸弹已经分开了。这些密码的用途是,关闭炸弹的自我保护装置,只要炸弹出了什么意外,它就只能被极小心地短距离移动,否则就会自爆。”

小刀子愣了愣,显然是明白过来了,有些无法接受地自言自语道:“就这么简单?死了那么多人……就这么简单?”真相,那些憋屈了他们这么长时间的秘密,一下全都清晰了,尽管可能只是事件的冰山一角,但也已经足够赵半括无所适从,他没法判断老J说的是不是实话,但他本能地感觉,这大概就是真相的全貌了。

大家都沉默下去,像在仔细消化刚才的信息。过了好一会儿,老J才拍拍结构图,说道:“先生们,最关键的部分已经被你们知道了,我希望你们能保守秘密。”

这时,远处的电台突然发出一阵接收到信息的声音,阮灵快步走了进来,面色微变,拿着一张纸条递给了赵半括:“军部回电。”赵半括接过来一看:“日军已向你们方集结,兵力极多,原地固守,已命美军支援。”

赵半括感觉脑子“嗡”了一声,他立即对土匪叫了声:“把鬼子屋里的弹药和枪,能用的都给我弄出来。”说完转身就往外走,身后的王思毫拍了小刀子一把,也跟了出来。

手脚不停地顺着基地一侧的山道直爬了几十米,在一块大石头上稳住身子,赵半括回过头,立即看见原本漆黑的山下,出现了许多星星点点的火光,这让赵半括忍不住狠狠骂了

一句:“操,小鬼子来得还真快!他们是为了炸弹,咱们也是为了炸弹,那就没什么好说的,按上头命令执行。”形势紧迫,已经由不得赵半括多想,都是老兵,知道恐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
回去后,土匪已经把炸弹屋里的弹药都整理了出来。大部分都是步枪和机枪,虽然还有两架迫击炮,但他们人少根本伺候不起。他只好把目光盯在了那四挺轻机枪上。六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火光,不知道为什么鬼子并没有熄灭火把,或许是仗着他们人多?赵半括低声吩咐队员们子弹上膛,等到火光转过山道,来到下面的一处平地,他立即大吼一声:“打!”

几挺轻机枪,外加一个掷弹筒同时冲远处的鬼子开了火,本来聚集在一起的火光顿时乱了,一些鬼子退回了山道,一些鬼子叫着伏倒在地。跟着对射开始,攻守两方的子弹好像野兽的利齿,无情地在空中来回咬着。

“砰砰砰!”一阵枪响跟在小刀子身后响了起来,小刀子的声音夹在其中传了过来:“后山道上有鬼子。”“关门!”老J在他身后大吼。赵半括知道这里不能呆了,他推着老J往一边的屋子里躲,那里地势狭窄,守住一个门,就算是暂时安全了。小刀子跟在后头一副非常愤怒的模样,赵半括再一看,人堆里竟然没有土匪,不由得问道:“光头呢?”

“死了。”阮灵哭着没有开口,反倒是小刀子冷冷地说出了这句话。赵半括浑身一颤,立即明白了土匪的状况。刚才肯定是那家伙在爆炸的那一瞬间扑到阮灵身上保护了她。这个狗日的浑蛋!赵半括咬紧了牙,对着剩下的人吼道:“土匪死了,鬼子还没死!给老子精神点!”

外面的鬼子已经冲进了大门里,赵半括已经没有时间悲痛土匪的死,吼完立即往外扫了一梭子。正在心急如焚间,阮灵却叫了一声,赵半括刚回

头就感觉一个人从他的肩膀上踩了一下,跟着小刀子的声音在远处响起:“队长,我一开打,你们就冲出去。”

眼看小刀子已经到了门口,速度突然慢了,最后竟然在二十米处停了下来。赵半括心里一凛。赵半括扑到小刀子身边时,看到小刀子竟然还撑起枪口往外扫射,身上血流如注,明显是被手榴弹的碎片咬到了。赵半括红着眼叫了声“刀子”,却换来他的一撞:“别他娘的管我,快冲!赵半括愣了一下,小刀子又大吼了一句:“走啊!快冲!”

这话尖利地刺进了赵半括的神经,瞬间就让他忘记了死亡,忘记了恐惧,怒吼着冲了出去。跟在他身后的,是同样激愤的老J和王思毫,几个人疯狂的火力组成了一团不断跳动的火网,愤怒地绞杀着眼前所能看到的一切生命。

门外的鬼子被这阵疯狂的攻击打得不知所措,十个鬼子瞬间被打成了蜂窝,剩下的鬼子好像也丧失了斗志,纷纷撤退。但赵半括他们已经杀红了眼,跟着冲出去紧咬不放。等他回到门口,小刀子正靠在墙上看着外头,表情很平静,赵半括走过去想把他搀起来。但手一碰上立即意识到了不对,这一搀竟然没搀起来,手上重得要命。

赵半括立即就傻了,当时就感到胸口像被铁锤猛力连撞几下,痛苦得一下失了声。跟进来的人也都愣住了,阮灵一下眼睛红了,别过了脸。老J在胸口画着十字架,嘴里念念有词。突然王思毫一声不吭地站起来,坚毅地走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,他横抱着土匪,一步一顿地走进来,把土匪放到小刀子身边,接着低身对这两个人的尸身拜了一拜,哑着声音说道:“没空埋你们了,别怨!等我们出去了,到时给你们置办双料大棺材!”

枪声又响了起来,巨大的震颤中,世界在赵半括眼里凝成了一片血色。